



野草莓丛书

永无回归之路

何凯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野草莓丛书

永无回归之路

何凯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无回归之路/何凯旋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野草丛书)

ISBN 978-7-02-009067-9

I. ①永… II. ①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5151 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2

版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067-9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在白山黑水之间

——《野草莓丛书》总序

迟子建

对于黑龙江文学的记忆,不同年代不同经历的人,会在心底留下不同的名字。有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已经获得了永生,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等。金剑啸、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塞克等作家,是这片冻土地的文学赤子,他们把一腔热血洒在广袤的黑土上,其文字蕴含着生命的体温和重量,昭示后人。他们的背影,就是一座座青铜的雕像,不会被岁月的风雨锈蚀。巴波、林予、关沫南、丛深、梁南、王毅、刘亚舟、王立纯等逝去的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黑龙江文学画廊留下了自己的绚烂之笔,被人长久怀念着。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们可能在艺术上流于简单,但影响了一代人,也有着独特的贡献。进入新时期以后,黑龙江文学的成就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一方面我们在各个门类的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中均有斩获,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成熟,呈现出迷人的风貌。鲁琪、王忠瑜、中流、郑加真、刘畅园、门瑞瑜、屈兴歧等老一辈作家,以他们多年的创作实绩,为黑龙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张抗抗和在短篇小说

领域卓有建树的王阿成，多次获得全国重要奖项，成为黑龙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贾宏图 and 常新港，都是三次获得全国奖，成为报告文学界和儿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张雅文和李琦在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力压群芳，摘得桂冠；韩乃寅和陈玉谦创作的电视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中宣部评选的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蒙古族作家黑鹤锐气十足，两次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以杨利民、孙少山、王左泓、孟久成、庞壮国、葛均义、文乾义、张爱华、唐飙、李汉平、袁炳发、潘永翔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和以徐岩、全勇先、何凯旋、陈力娇、桑克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立足本土，佳作迭出，引人瞩目。

虽然如此，相对于一些发达省份，我们的文学在整体实力上相对薄弱，真正有思想品格和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少见，后备人才不足。好在黑龙江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文学提供着丰富的养料；我们虽然地处偏远，但在白山黑水之间，我们的作家能够尽情地拥抱土地，拥抱自然，拥抱火热的生活，在艺术天地中，获得无限的自由。一个作家如果不接地气，视野狭窄，就很难有一颗博大、悲悯、沉静的心；没有这样一颗心，就很难有好的文字；而没有好的文字，又怎么可能有好文学呢！

“野草莓丛书”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和省作协同仁的积极协作，在此一并致谢。这套以黑龙江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丛书出版，仅仅是个开始。我多么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回望这个书系，一些作品能够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依然生机盎然，明媚悦目，散发出野草莓一样的馨香，用艺术之光，温暖和照耀我们。

我在当选新一届的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2005年，我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写作中心的主任克瑞斯先生，曾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提出了同一个问

题:你认为你是自己国家最好的作家吗?我记得自己是这样回答他的:如果你走到户外,抬头仰望,发现夜空中只有一颗星星,你一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我喜欢繁星满天!”

我希望黑龙江的文学星空,繁星满天!

2011 年 11 月哈尔滨

目 录

在白山黑水之间	迟子建 1
永无回归之路	1
图景	50
爹死娘嫁人	109
管局车队抵达村子	160
坏腿的杆子	171
张书立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192
我冷我想回家	207
太阳照亮墙上那串干鱼	226
寂静的心脏	236
屠手	250
风	261
送葬	270
马惊了	285
忆往昔	301
我们就这样被他们打败 ——致一代人	321

哈哈……沈同啊神通……哈哈 …………… 335

后记 …………… 348

永无回归之路

我一九六一年出生在北国风景优美的兴凯湖畔,距离我居住的畜牧场三公里之外,就是中苏边境上的界湖——兴凯湖。湖水碧波荡漾,波光潋滟,我却从来没有产生一点儿向往过它的念头。直到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相距百里的珍宝岛上发生战事,边境地区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我不得不离开出生地,坐在装满简陋家具的太拖拉卡车上,沿着长满松柏的大湖岗行驶中,第一眼看到即将开化的冰排拥到岸边,高高隆起,堆积如山,冰山上反射出来耀眼夺目的光芒,形成无数条直插云端的光柱,比太阳光还要明亮。面对这样壮阔的景象,我也没有任何惊慕的感觉。就连仅仅隔着一道湖岗,芦苇浩荡的湿地里游弋不定的大雁,它们在深秋的季节里准备南归时,腾空而起飞向碧蓝的天空,排列而成的舒展庞大的雁阵,人字形的雁阵发出来整齐美妙的叫声,彻夜不停。按理说这样动人的景象对一个不满十岁孩子初醒人世的记忆里,是何等的惊奇何等的难忘!以至于在他将来远离故土流落异域他乡的任何地方,故乡这般壮美的景象都会滋润着他日渐枯竭的心田,叫他孤单甚至有些绝望的心情充满可以寄托可以慰藉的感情,从而产生回归故乡永恒的美景中去的幻象,以此了却心伤。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早就没有产生丝毫的吸引力,尽管我生长在风景如画的环境中,自然的美景在我出生之前已经注定离我远去。现在我是多么渴望自然壮美的景象能够注入我年少的心田啊!但是

没有！

兴凯湖地处北纬四十五度，属于中温带季风性气候，有着漫长的冬季和短暂的夏季，三面环水的地貌形成了天然的困地。五十年代中期，为落实第二任市长彭真把藏污纳垢的昔日皇城，变成水晶玻璃一样干净的新首都的誓言，地处北国边陲荒凉的湖泊被北京市公安局看中，变成由公安局第五管理处直接管辖的劳改农场，关押着解放前皇城根下的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一贯道主娼妓窑姐青衣花脸，解放后触犯现行法规的不法之徒，种种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小偷小摸，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一律清除出崭新的首都。他们或是来此服刑，或是释放之后来此就业，继续接受改造，再不允许返回。妈妈离开北京城，带着还在吸吮羊水等待出生的我，和已经出生的姐姐，先一步到这里等着爹的到来。我自出生那一天，就在等待中长大，等待着那位把我带到这个绚丽世界的爹的到来。像我们这样等待家长到来的家庭，在劳改农场所属的畜牧场里不在少数。伴随着日益壮大的绚丽世界中纷纷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爹接二连三地乘坐着木船，穿过湿地里浩荡的芦苇，陆陆续续从码头上下船，背上简单的行李，打听自己家所在的方位，悄然地回到家里，在家等着管教干部来给他们安排工作。他们面色苍白少言寡语地参加劳动，像没有他们一样。我依然枯守在绚丽的世界的边缘上静静等待，宁愿永远这样等待下去，也不希望看到面色苍白的爹的到来。

那时候畜牧场的孩子空闲下来，为响应彻底改造世界观，从下一代做起的伟大号召，经常到家长所在的工作岗位上去：猪舍马号兽医所排灌渠以外的农田地里，到处看得到模仿家长劳动年幼而热情的身影，他们虔诚的动作和表情，都成人化地继承在畜牧场的孩子身上，自然而然扮演起来父辈们的职业角色，成为我们天经地

义的责任和义务。兴凯湖劳改农场按照服刑、教养、刑满就业，三种不同性质的成分分别安排不同工作，服刑犯人在码头上卸货，教养人员中男的在农田地里冬天刨土夏天种水稻，女的及等待丈夫释放归来的家属工在猪舍和马号饲养牲口，就业人员中的知识分子在后勤或办公室管理报表和账目。各种工种表现出来各不相同的复杂心理，种种复杂的心理通过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缓慢而顽固地移植到孩子们的心底，从而过早地明白长辈身份的不同，所表现出来早熟的敏感，在受到大人夸赞的劳动中成功地表现之后，愈加显得超乎寻常的恭顺，根本看不出来童年世界所具有天然活泼的性情，秉性各异的面貌好像消失殆尽，似乎从小便成为劳动改造的典范。在这一点上，与那些劳教干部的子女相比，缺少年少顽劣与傲慢的天性似乎天经地义，没有疑义。难道真的是这样的情景吗？现在我重新回想起来童年的情景：在我们独自在一起，完全避开成人的视线之后，我还是那么幸运地领略到奇异的世界给予我天赐的福音：那些家里因为爹的早归，他们的孩子比起爹的沉默显得快乐，显得满足，显得洋洋得意。这些忘乎所以的傻瓜总在这个时候在我面前尽情地表现出来决然相反本性，为我撩开了多姿多彩的绚丽世界之一角。

“你知道你爹怎么还不回来吗？”他们问我，诡诈的小脸上绽开少有的丰富笑容。

我回答不上来他们的问话。

“你爹被关在功德林监狱里。”他们同声地告诉我。

“你爹才被关在功德林监狱里。”我自然要及时地反驳着他们。

功德林监狱建在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城墙下面，是北京城一所拘役服刑犯人所在地。

“我爹在北京天堂河农场。”他们说。天堂河农场属北京的近郊，教养犯发配兴凯湖劳改农场之前的羁留地。“在天堂河农场

属于教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潜台词就是说我爹属于敌我矛盾。我并不害怕他们说出来。

“监狱属于判刑!是敌我矛盾!”他们没有给我留一点余地,“敌我矛盾叫解放军押着,戴脚铐手铐!”

“把手举起来!”他们中两个孩子,一个叫大军,另一个叫王明。这些教养犯之子,开始模仿起我爹和解放军战士,两个势不两立的角色,“走,”大军押着王明。“我我我……走不动。”王明做出戴脚镣手铐的样子,并起两只手腕,蹲下两条腿,哆哆嗦嗦艰难地挪着步。“枪毙了你!”大军吼一声。“饶了我吧!呜呜呜——”王明求饶着,呜呜呜地发出来哭腔,浑身抖若筛糠。“饶了我吧!呜呜呜……”其他的孩子也都学着王明,并起两只手腕,蹲下两条腿,抖若筛糠地围着我,转着圈儿发出来哭腔儿。场面生动逼真,发泄着发现同类的劣势之后,通过侮辱与欺凌获得满足的欢乐的天性。其情景赏心悦目,异彩纷呈。

与恭顺面目截然相反的表现,夸张得自然而又残忍,以此获得年少的快乐,恢复顽劣本性,周而复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一概以沉默的方式予以对待。有时候因为管教干部的突然出现,戛然而止间变得异常恭顺,瞬息间转向顽劣本性的反面。卓越的小演员们悄无声息地闪到路边,扬起一张张透着兴奋红晕的脸膛,天真无邪,恭顺异常,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道路中间。我默不作声,看上去像他们一样恭顺,目送着大人们走过去。他们又一起轰然拥来,重新围住我,重新上演得以满足恃强凌弱心理的人间喜剧,比前一轮还要猛烈还要欢腾,踢得路上的石子飞起来,砰砰地打到树干上。他们为此付出来的力量最终化做汗水,落到地上摔成八瓣,以此获得双倍的欢乐。

面对瞬息万变的恶意装扮,和由此装扮获得双倍的满足,我表面上无言以对,空攥着两只拳头,紧闭双唇,一言不发,重复着周而

复始的沉默，渐渐于沉默中变得麻木，视他们的行径于无视，于无视的站立中转变成为我而表演，叫我享受到瞬间顿悟到的快乐。我所顿悟到的快乐一旦固定下来，远比他们盲目的快乐要庞大十倍。待他们气喘吁吁，两腿瘫软，我的观赏已经心花怒放，目光从他们头顶上越过去，看到湖岗上唯一通向外界高高隆起的导流堤，堤坝上控制扬水站放水闸门的黑色转盘舵，锈迹斑斑。我牢牢地把目光固定在斑斑锈迹之上，古铜色的锈迹令我着迷，带走我远没有释放的热情。他们因为没有获得满意的效果，倏然而散。我背向他们散去的方向感到内心无比激动，朝着自己目光所至的地方走去，心情孤独而凄美。途经开满蒲公英的湖岗，湖岗下面沙沙作响的向日葵林，花朵争相怒放，蜂鸣蝶舞，我一概失去了对它们的视觉与听觉，以至于爬上高高的湖岗，面对湖岗另一端，望不到边际的湿地里，浩淼的芦苇荡中间，野鸭咕咕地出没，水鸟翩跹地翻飞，一块块沼泽中的湖泊，宛如一面一面的镜子，反射出来耀眼的波光。这些自然的美景，依然没有让我恢复感官的效果。坐在水泥垒起的闸门上，脸贴着生锈的转盘舵，感受到冰凉的铁意侵入心扉的惬意，冰凉的惬意是我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存在。除此之外，我已经不在此地，完全被目光所及之处，耀眼的波光所征服。波光之上，腾云驾雾般诞生出来前所未有精美绝伦的影像，有太阳初升后的灿烂，晚霞落尽前的寂静，交相辉映的灿烂和寂静中，渐渐出现我臆念深处的爹，他是怎样的轮廓我无法确定下来，好几个轮流涌来的影像，没有一个是他们模仿的模样，更没有他们悄然归来的爹那副唯诺的表现。我爹应该骑在马上，骑在变幻莫测的云朵涌动而成的白马之上，带着四射的光芒向我逼近，临近的一瞬间，云朵之上的爹换上了年少的我，我跨马扬鞭，傲视一切，抡起大刀杀伐他们！我为此激动万分，不能自制。我的影象完全建筑在自然的美景之上，并且远比它们要壮丽百倍！

我们家住在一片低矮的草房子最前面，隔着一片旺盛的蒿草，就是畜牧场千头牲畜聚集地，妈妈在那里饲养公猪。那些野性未脱，生满獠牙，裆间当啷着硕大卵子的牲口，被妈妈冠以优雅的名称：黑精灵波斯猫花脸哪吒小猫小狗。这些幽雅不失顽皮的名称，与长相丑陋野性十足的畜生相去甚远，这大约和妈妈生就一副学生的本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她在来到畜牧场之前，一直生长在北京市西城区南所胡同三十六号，一个已被界定为民族资本家的家庭里。原因是解放前我的姥爷，头戴水獭帽，身穿貂皮大衣，在琉璃厂街面上，开有绸庄米店首饰店，间或倒腾大烟膏，用假作贩醋的大马车，从山西榆次运往北平，谋取暴利。我那时候还未出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与爹在北平相识以及结合，有了姐姐，又孕育了我。至于爹的确切身份，妈妈对此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只听说过妈妈隐约地说在她来到兴凯湖之前，曾一度以孔德中学学生身份，在故宫博物院当过义务讲解员，讲解皇宫里的大殿和宝贝，我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至于它们金碧辉煌价值连城的概念更是不得要领。我印象深刻的倒是由皇宫博物馆讲解员下落到畜牧场饲养公猪的饲养员，其间落差犹如云泥之隔，却没有在妈妈那里转化成为消极怠工的情绪，相反激起来她高涨的劳动热情：早起晚归之余，总是用她那错落有致的讲解员的口吻，在呼呼作响的纸棚顶下面，伴着一盏煤油灯，给我们充满感情地灌输着有关泡卵子公猪和疤痢张队长每天细致入微的活动情况。每一头公猪的习性被她人格化地固定下来，每一头公猪人为的表现都以疤痢张队长的好恶作为标准，成为我们必须牢记的准则。我们穿过蒿草丛生的窄道，来到公猪舍，妈妈必定站在木板栅栏外面，跟疤痢张队长描述着卧在泥塘里的公猪，比描述皇宫里的宝贝要认真得多。泥塘里散发出来难以形容的恶臭，阳光直射之下，恶臭的气息尤其浓

烈，仿佛淤泥正在燃烧，却没有人对这种扑面而来的气息表现出来反感与不适，相反却显得异常兴奋，特意张大鼻孔吸气，张大嘴巴说话，表现得比在清新的空气里面还要舒适还要自如。我却屏住呼吸，不愿意张开嘴，不愿意接受这种恶劣的气息。妈妈把那些公猪唤到栏杆跟前，姐姐跟着妈妈叫着它们。妈妈伸出手挠着猪后背上坚硬的棕毛，姐姐也去挠它们后背上坚硬的棕毛。它们在抓挠之下异常驯服地扬起头，龇出来弯曲的獠牙，哼哼唧唧地表示着它们异常丑陋的舒适之感。妈妈指着它们哼哼唧唧的丑陋嘴脸，逐一地介绍完每一头公猪的近况，姐姐跟着妈妈的介绍重复着公猪的近况，随着妈妈的目光注视着疤痢张队长脸上的表情，表现出来细微的反应都能够叫妈妈铭记在心，成为她念念不忘的信条教育我们，以此与她共勉，在今后的劳动行为中加以改正或提高。疤痢张队长脸上没有表情，他的脸颊上永远带着解放战争时期叫国民党反动派子弹打碎颧骨落下来的严重疤痕，破碎的疤痕胜过了人类所有的表情，甚是威严。疤痢张队长没有吭声，他没有听完介绍，背着手离开了猪栏，走到撒满消毒用的生石灰的道路上。白色的道路穿过整个猪舍，穿过家属区的草房队部的大瓦房布满铁丝网的监号，通向高高的导流堤（太阳每天在湖岗上首先升起，所以又叫做太阳岗）。妈妈紧接着返回身后红砖砌起的猪圈里，换上一件白大褂，打开猪圈门，啰啰地召唤起来。公猪在她的召唤下沿着猪栏和猪圈之间的夹道，走到撒满生石灰的道路上，紧跟在疤痢张队长身后。姐姐学着妈妈捡起路上随处可见的扫帚苗儿，跟着妈妈啰啰地喊着。她已经无可救药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她年幼的模仿姿态上看，活脱脱地成为了劳改农场优秀的少年饲养员，有着与妈妈同样的动作和心理。她们一直啰啰喊着，来到一排母猪舍跟前。母猪在圈里嗷嗷地叫唤，这是它们发情时刻等待公猪莅临的信号。我在此不想叙述公猪与母猪交配时恶劣的场

面,那种通过周期性的本能的需要,达到物种延续目的的自然法则,在垂涎与哼唧作为前奏,加之抵达快乐的临界点时浑身那么一哆嗦,充分表现出来几近下作的动物交配之源貌!你就像头猪!从此以后,我比任何人更能充分理解这句用于人类的比喻:除了散发着恶劣气息的泥塘之外,还有它们交配时的丑行!那个场面给我留下难以形容的令人作呕的印象。它成为我初谙世事的人生记忆中极为暗淡的一页。我毅然地转过身去,在饲养员们习以为常的麻木中,迅速地退回到撒满生石灰的白色道路上,远离猪的丑行和人类的麻木!

如果说到此为止,再没有发生任何波澜不惊的插曲,那么这一属于自然法则中不可或缺的暗淡的一页,随着我即将在不久之后的寒夜里,目睹到人世间极为相似却更为丑陋的交媾场面惊现出来,它或许早就熄灭在我童年里更为灰暗的人生经历的底片里面,变得模糊不清,不会在岁月的暗盒里被记忆的鳞片曝光,呈现出来事物隐秘本质之中截然相反一面,成为清晰的影像固定下来。

恰恰是一头平日被妈妈最为看好,獠牙尖利,体态玲珑,被称之为小猫的、生性骁勇、动作敏捷如狸猫的公猪,为我演绎出来一幕离经叛道的惨剧。它是在没有任何人警觉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履行与母猪交配义务,同时表现出来极其凶残的抗拒本色:前来招惹的母猪听到一声低沉的警告,没有任何警惕,视凶残如福音,哼唧下作,垂涎三尺,公猪漂亮尖利的獠牙在它宽厚的肚皮上用力一挑,豁开一道长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接下来,小猫以同样凶残的手段,冲着附近几头发情的母猪施以相同的暴行,母猪卧在泥塘里惨叫一片。公猪用灰暗的目光继续注视着它们,獠牙周围粗壮的长须纷纷耸立起来,继续发出来低沉的吼声。

我重新跑过去,猪圈里淫荡之气荡然无存,惨烈的景象触目惊心!瞬息之间发生了令我震惊的变化,我根本没有了作呕的感觉,

惊悚叫我忘记了一切，战栗占据了我全部身心！我为之激动！绝不是恐惧！似乎预感到它是为我所为，我并不满足它仅限于此的凶残，我的激动刚刚开始，它是我激动的使者，为我奏起凶残的前奏，我感到一种与它达成的暗合的力量，它将继续为我而前进。果然是这样！面对前去制止它凶残暴行的饲养员们，她们抡起木棒打到它的身上之前，已被它用牙咬断，甩向空中，落到泥塘里。前去捆绑它的人遭到同样低吼不止的恐吓，不敢向前。连饲养它的妈妈如果不是身后栏杆帮助，也被它撞倒，施以獠牙。前进前进！我在暗自给它鼓舞着力量！催它向前。直至后来无法抗拒地落得遍体鳞伤，四肢在逃遁无门的情况下被牢牢捆住，持续被棍棒施以暴行的情况下，凶残的目光没忘了向我投过来会意的一瞥！我为之感到无比畅快！凶残对于我来说是那样的亲切，此番作为注定成为我的化身！它是我内心中跑出来的一头凶残的巨兽，替我实施着自己未尽的计划！我攥紧的拳头里全是激动的汗水。

那条由畜牧场起始，穿过家属区穿过队部穿过监号的道路，终止于湖岗下面的灌渠旁边，又被称做太阳岗，象征通向光明前程的湖岗，由人工修筑而成，高达十米，宽约五十米的路面，穿过三面环水的地势，形成唯一通向外界的道路。道路经过三道边防军战士把手的关卡，才能抵达行动自由的密山县城。每天初升的太阳穿过浩瀚的芦苇荡，首先照到高高隆起的湖岗上面，湖岗落下来十倍于它本身的阴影，直接打落到环绕家属区猪舍马号的灌渠上，灌渠的分支通向改造芦苇荡建成的农田地里，实施灌溉作用。灌渠与湖岗之间近百米的漫坡上，栽种着向日葵和一种叫鬼子姜的根茎类经济作物，两种作物都有着金黄色的花朵，只是形状大小不同。斜坡上盛开的花朵中间，树立着一排硕大的警示牌，每个牌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大字，连起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努力改造争做新